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續通志卷四百九十一

列傳

元 四十五

張思明

吳元珪

張昇

陳灝

賀勝

楊多爾濟

布哈

蕭拜珠

耶律希亮

趙世延

張思明字士瞻輝州人穎悟過人讀書日記千言至元間由侍儀司舍人辟尚書省掾左丞相阿哈瑪特既死世祖追論其姦命尚書簿問遺孽一日召右丞何榮祖左丞馬紹盡輸其贓以入思明抱牘從日已昏命讀之自昏達曙帝聽忘疲曰讀者吐音大似侍儀舍人榮祖對曰正由舍人選為掾者帝竒之曰斯人可用授湖廣行省都事皇慶初歷遷兩浙鹽運使歲課充贏僚屬請

上增數思明曰羸縮不常萬一以增為額是我希一已
之榮遺百世之害不可延祐三年拜中書參知政事時
浮屠妙總統有寵敕中書官其第五品思明執不可帝
大怒召見切責之對曰選法天下公器徑路一開來者
雜選故寧違旨獲戾不忍隳祖宗成憲使四方得窺陞
下淺深也帝心然其言而業已許之曰卿可姑與之後
勿為例乃授萬億庫提舉不與散官久之近臣疾其持
法峭直日構讒間改工部尚書帝問左右曰張思明居

工部得無快快乎對曰勤政如初帝嘉歎之五年遷西
京宣慰使嶺北戍士多貧者歲凶相挺為變思明威惠
並行邊境乃安因疏和琳運糧不使事十一條復拜中
書參知政事比召至車駕幸上都見於道慰勉良久尋
升左丞英宗宅憂右丞相特們德爾用事日誅大臣不
附已者中外洶洶思明謂曰山陵甫畢新君未立丞相
恣行殺戮國人皆謂陰有不臣之心萬一諸王駙馬疑
而不至將奈何特們德爾大悟曰非左丞言幾誤吾事

帝遣壽安山寺監察御史觀音保索約勒哈陶默色成珪李謙亨強諫帝震怒殺觀音保等二人以珪謙亨屬吏思明白丞相曰言事御史職也祖宗朝未嘗殺諫臣成李既屬吏當論法丞相乃力言之二人得從輕典及拜珠為左丞相與特們德爾各樹朋黨思明懼禍及累辭不獲後誣以不支蒙古子女口糧餓死四百人遂廢于家杜門六年文宗天歷元年起為江浙行省左丞會陝西大饑中書撥江浙鹽運司歲課十萬錠賑之吏白

周歲所入已輸京師當回咨中書思明曰陝西饑民猶
餓在涸轍往復踰月是索之枯魚之肆也其以來年未
輸者如數與之有罪吾當坐朝廷寤之二年復召為中
書左丞移疾去順帝至元三年卒贈清河郡王諡貞敏
思明平日不治生產惟蓄書三萬七千餘卷尤明於律
與謝仲和曹鼎新同稱三絕云

吳元珪字君璋廣平人父鼎燕南提刑按察副使至元
十四年世祖召元珪入見授後衛經歷十七年擢樞密

經歷初江南既定樞密奏裁定官屬京師五衛行省萬戶府設官有差均俸祿給醫藥設學校置屯田多元珪所論建二十六年參議樞密院事時繕修宮城尚書省奏役軍士萬人留守司主之元珪亟陳其不便乃立武衛繕理宮城以留守段天祐兼都指揮使凡有興作必以聞於樞府大德元年除吏部尚書時選曹銓注多有私其鄉里者元珪曰此風不可長川黨朔黨之興宋所由衰也請謁悉皆謝絕三年遷工部尚書河朔連年水

旱元珪言春秋之義以養民為本凡用民力者必書蓋
民力息則生養遂生養遂則教化行而風俗美宰相嘉
其言土木之工稍息六年出為江浙行省參知政事初
朱清張瑄以財雄江南徧結當路及伏誅錄其家具籍
所交諸貴人而江浙省臣為尤甚惟元珪一無所污武
宗即位拜樞密副使詔議政中書條上惜民力嚴選舉
節財用定律令謹賞罰建科舉課農桑汰冗員易封贈
諸事皆切於世務者初詔發軍萬人屯田青海以實邊

海都之亂被俘者衆至是頗有來歸者飢寒不能存至
鬻子以活元珪具其事以聞詔賜錢贖之加平章政事
仁宗初立詔議時政尋出為江浙行省左丞江淮漕臣
言江南殷富蓋由多匿腴田若再行檢覈之法當益田
畝累萬計元珪曰江南之平幾四十年戶有定籍田有
定畝一有動搖其害不細固爭月餘不能止移疾去延
祐初起為甘肅行省左丞歲餘召還復為樞密副使元
珪奏曰昔世祖限田四百畝以給軍需餘田悉供賦稅

今經理江淮田土第以增多為能加以有司頭會箕斂
民困日甚臣恐變生不測非國之福詔遵舊制至治元

年英宗即位

按本紀英宗以延祐七年三月即位是歲十一月改明年元日至治傳文誤

又

條工軍民利弊十餘事大抵言諸王近侍不可干軍政
管軍官吏不可漁取軍戶軍官之材者當遷其職有司
賦役當務均一軍民不可有所偏軍官襲職惟傳嫡嗣
支庶不可有所亂帝並嘉納即降旨施之以年老致
仕三年卒泰定元年追封趙國公謚忠簡

張昇字伯高其先定州人後徙平州幼警敏過人既長力學工文辭至元二十九年以薦授翰林國史院編修官預修世祖實錄歷遷太常博士武宗即位議躬祀禮昇據經引古參酌時宜以對帝嘉納之至大初改太常寺為太常禮儀院除昇為判官久之外補知汝寧府治行為諸郡最歷江西行省左右司郎中除紹興路總管初大德至大間越大饑且疫癘民死者殆半賦稅鹽課責里胥代納吏並緣為姦害富家昇為証于簿籍白行

省蠲之前守有為江浙行省參政者爭代者祿米有隙
欲內之罪移平江歲輸海運糧布囊三萬俾紹興製如
數民患苦之更數守謂歲例如此置弗問昇言麻非越
土所生海漕實矣郡事於越無與章上卒罷之泰定二

年歷遷遼東道廉訪使屬永平大水

考五行志事
在致和元年民多

捐瘠昇請發海道糧十八萬石鈔五萬緡以賑饑民且
蠲其歲賦朝廷從之民得全活者衆明年召拜侍御史
天曆初出為山東道廉訪使時方有警有司請完城以

為備昇曰民恃吾以生完城是棄民也由是民皆安之
復遷淮西道康訪使上書乞致仕至順二年復起為集
賢侍講學士順帝即位首詔在廷耆艾訪問治道昇條
上時所宜先者十事尋兼經筵官明年以疾辭位至正
元年卒謚文憲

陳灝字仲明其先居盧龍有名山者太祖時為平陽等
路軍民都元帥子孫徙清州遂家焉灝幼穎悟稍長遊
京師登翰林承旨王磐安藏之門磐熟金典章安藏通

諸國語灝兼習之安藏薦灝入宿衛尋為仁宗潛邸說
書仁宗奉母后出居懷慶灝從行日開陳以古聖賢居
艱貞之道及即位以推戴舊勳特拜集賢大學士仍宿
衛禁中政事無不與聞科舉之行灝贊助之力尤多時
伺帝燕間輒取聖經所載大經大法有關治體者陳之
每見嘉納帝嘗坐便殿羣臣入奏事望見灝喜曰陳仲
明在列所奏必善事矣帝欲用灝為中書平章政事灝
力辭仁宗崩辭祿家居者十年文宗即位復起為集賢

大學士上疏勸帝大興文治增國學弟子員蠲儒戶徭役
皆嘉納焉灝先後居集賢署薦士牘累數百有訐之者
灝曰吾寧以謬舉受罰蔽賢誠所不忍順帝元統初扈
蹕上都至龍虎臺帝命造膝前而握其手曰卿累朝老
臣更事多矣凡議政事宜極言無隱灝頓首謝不敏順
帝至元四年致政命食全俸于家明年卒追封荊國公
謚文忠灝出入禁衛數十年樂談人善士大夫因其薦
拔至顯列有終身莫知所自者歐陽玄為國子祭酒與

灝同考試國子伴讀每一卷出灝必詳觀之苟得其片
言善即以真選列為之色喜玄歎曰陳公之心蓋篤於
仁而踰於厚者真可使鄙夫寬薄夫敦矣子敬伯仕至
中書平章政事

賀勝仁傑子也字貞卿小字巴延以小字行嘗從許衡
學通經傳大義年十六入宿衛凝重寡言世祖甚器重
之大臣有密奏亂屏左右獨留勝聽之出則參乘與入
則侍帷幄非休沐不得至家至元二十四年納顏叛帝

親征勝直武帳中常傳旨飭諸將還侍帝側矢交帳前
立侍不動納顏既敗帝還都勝常參乘一日獵還伶人
蒙采毳作獅子舞以迎駕與象驚奔逸不可制勝投身
身當象前後至者斷鞵縱象乘輿乃安勝退創甚帝視

撫之遣尚醫尚食視護

按虞集撰墓誌云時天下初定四方以遞聞者帝亟欲賜報勝

方少壯能日馳千里凡有使事輒見道六詔交廣西域之屬無不至計所歷無慮數十萬里云云本傳未載謹

附識拜集賢學士領太史院事二十八年僧格敗罷尚書

省政歸中書帝問誰可相者勝對曰天下公論皆屬謬

勤哲遂相諤勒哲以勝參知政事大德九年勝父仁傑
請老以勝代為工都留守兼開平府尹既至通商賈謹
出納諸權責子弟暴橫驕縱者悉繩以法至大三年進
左丞相行工都留守如故歲大饑輒發倉廩賑民乃自
劾待罪帝報曰祖宗以上都之民付卿父子欲安之也
卿能如此朕復何憂民德之為立祠西門外帝聞復命
工寫其像以賜俾傳示子孫未幾以足疾請老不許賜
小車出入禁閤初開平人張弼家富弼死其奴索錢民

家毀負錢者至死治獄者教奴引弼子并下之獄丞相
特們德爾受其賂六萬緡終不為直勝素惡特們德爾
貪暴聞弼事以語御史中丞楊多爾濟多爾濟以語監
察御史徐元素劾奏丞相逮治其左右得所賂事實
以聞帝亦素惡特們德爾欲誅之特們德爾走匿太后
宮中太后為言僅奪其印綬而罷及英宗即位在諒闇
中特們德爾復出據相位乃執楊多爾濟及蕭拜珠同
日戮于市且復誣勝乘賜車迎詔大不敬并殺之泰定

初昭雪其寃追封秦國公諡惠愍至正三年追封涇陽王改諡忠宣子太平自有傳

楊多爾濟河西寧夏人少孤即知自立事仁宗于藩邸甚見倚重大德十一年從行懷孟仁宗聞朝廷有變將北還命偕李孟先入仁宗至京師多爾濟譏察禁衛密致警備仁宗嘉賴焉既佐定內難仁宗退居東宮授家令丞日夕侍側雖休沐不至家進延慶使武宗聞其賢召見之仁宗曰此人誠可任大事然剛直寡合武宗顧

視之曰然仁宗始總大政執誤國者將盡誅之多爾濟
曰為政而尚殺非帝王治也帝感其言特誅其尤者他
日與李孟論元從人材孟以多爾濟為第一帝然之拜
禮部尚書初尚書省改作至大銀鈔又鑄銅為至大錢
至是議罷之多爾濟曰法有便否不當視立法之人為
廢置銀鈔固當廢銅錢與楮幣相權而行古之道也國
無棄寶民無失利錢未可以遽廢言雖不盡用時論是
之遷宣徽副使御史請遷為臺官帝以宣徽膳用素不

會計特以委之未之許也有言近臣受賄者帝怒其非所當言將誅之時張珪為御史中丞叩頭諫不聽多爾濟言于帝曰誅告者失刑違諫者失誼世無諍臣久矣張珪真中丞也帝喜竟用珪言拜多爾濟為侍御史帝宴間時羣臣侍側者或言笑踰度帝見其正色為之改容有犯法者雖貴幸無所容貸怨者因共譖之帝知之深不得行拜御史中丞中書平章政事張閻以妻病謁告歸江南奪民河渡地多爾濟以失大體劾罷之江東

西奉使威喇不稱職權臣匿其姦冀不問復劾而杖之
御史納琳言事忤旨帝怒叵測多爾濟救之一日至八
九奏曰臣非愛納琳誠不願陛下有殺御史名帝曰為卿
宥之可左遷為昌平令昌平畿內劇縣欲以是困納琳
多爾濟又言曰以御史宰京邑無不可者但以言事而
得左遷恐後之來者用是為戒不肯復言矣帝不允後
數日帝讀貞觀政要多爾濟侍側帝顧謂曰魏徵古之
遺直也朕安得用之對曰直由太宗使太宗不聽徵雖

直將馬用之帝笑曰卿意在納琳耶當赦之以成爾直
名也有工書論朝政闕失而觸宰相宰相怒將取旨殺
之多爾濟曰詔書云言雖不當無罪令若此何以示信
天下果誅之臣亦負其職矣帝悟釋之特加昭文館大
學士以獎其直言時位一品者多乘間邀王爵贈先世
或謂多爾濟眷倚方重苟言之當可得也多爾濟曰家
世寒微幸際遇至此已懼弗稱尚敢求多乎且我為之
何以風勵僥倖者未幾遷集賢大學士為權臣特們德

爾所害而死初武宗崩皇太后在興聖宮召特們德爾
為丞相踰月仁宗即位遂相之居兩歲得罪斥罷

特們德爾

傳作
病去職

更自結穢政近臣得再入相恃勢貪虐克穢愈

甚中外切齒羣臣不知所為蕭拜珠拜平章稍牽制之
多爾濟拜御史中丞慨然以糾正其罪為己任會上都
富民張弼殺人繫獄特們德爾使家奴脅留守賀勝出
之不得多爾濟廉知其所受弼贓鉅萬使御史徐元素
按得實入奏御史又發其私罪二十餘事帝震怒有詔

逮問特們德爾逃匿興聖宮多爾濟持之急徽政近臣以太后旨召至宮門責以違旨對曰待罪御史奉行祖宗法必得罪人非敢違太后旨也帝仁孝恐誠出太后意不忍重傷但罷其相位而遣多爾濟為集賢學士猶數以臺事問之對曰非臣職事不敢與聞所念者特們德爾雖去君側反得為東宮師傅在太子左右恐售其奸則禍有不可勝言者仁宗崩英宗猶在東宮特們德爾復相乃宣太后旨召蕭拜珠多爾濟至徽政院責以

前違太后旨之罪多爾濟曰職在中丞恨不即斬汝以謝天下果違太后旨汝其有今日耶特們德爾又引同時為御史者二人證成其獄多爾濟顧二人唾之曰汝等嘗得備風憲乃為是犬彘事耶坐者皆慚俯首即起入奏未幾稱旨執多爾濟載諸國門外與蕭拜珠俱見殺是日風沙晦冥都人恟懼道路相視以目英宗即位詔書遂加以誣罔大臣之罪特們德爾權勢既成毫髮之怨無不報者太后驚悔而帝亦覺其所譖毀者皆先

帝舊臣未及論治特們德爾以病死會久旱求直言集賢大學士張珪中書參議和和皆稱蕭楊等寃死所致聞者失色言終不得達及珪拜平章即告丞相拜珠曰賞罰不當枉抑不伸不可以為治若蕭楊等寃何可不亟昭雪也丞相善之遂請於帝降詔褒贈追封夏國公謚襄愍多爾濟死時權臣欲奪其妻劉氏與人劉氏剪髮毀容以自誓乃免子布哈

布哈幼有才氣善書後遭家難益自勵節為學以蔭補

武備司提點轉僉河東廉訪司事嘗出按部民有殺子
以誣冤家者獄成布哈讞之曰以十歲兒受十一創且
彼以斧殺怨必盡其力何創痕之淺反不入膚耶遂得
其情平反出之天厯初文宗入繼大統除通政院判將
行值陝西軍拒詔守吏皆逃布哈率衆出禦陣潰見殺
二僕亦被執曰吾主既為國死吾苟得生他日何以見
吾主於地下欲起殺讐讐要斬之至順二年贈禮部尚
書以褒其忠

蕭拜珠契丹舒穆魯氏也曾祖綽諾任金為古北口屯
戍千戶歲庚午國兵南下綽諾力戰不克遂降官檀順
昌平萬戶謚忠毅祖青山世祖初襲父職從巴延平宋
有功授湖北提刑按察使謚武定父哈喇特穆爾少事
裕宗於東宮典宿衛任為檀州知州謚康惠並追封順
國公拜珠嘗從成宗北征特授檀州知州累遷中山知
府以憂去官屬仁宗過中山有譖於近侍者曰知府去
官實憚迎候耳帝領之適行田野間見老嫗問之曰府

中官孰賢嫗對曰有蕭知府餘不知也復過神祠有數
老人焚香羅拜遣問之曰汝輩何所禱合辭對曰蕭知
府奔喪還欲速其來是以禱也帝意遂釋武宗即位起
為中書左司郎中歷御史中丞延祐三年進中書平章
政事英宗即位之十有九日右丞相特們德爾忽拜珠
在省中牽制其所為又發其姦贓專制等事遂相請依
皇太后旨并前御史中丞楊多爾濟皆殺之並籍其家
泰定初追封薊國公謚忠愍

耶律希亮字明甫小字托果斯楚材之孫鑄之子也憲宗嘗遣鑄覈錢糧于燕鑄曰臣先世皆讀書儒生俱在中土願攜諸子至燕受業憲宗許之乃命希亮師事北平趙衍時方九歲已能賦詩憲宗征蜀鑄扈從南伐希亮亦在行憲宗崩希亮將輜重北歸陝右世祖即位額呼布格反遣使說瑛塔噶等入朝不從挺身歸朝瑛塔噶知鑄去怒使人監希亮母子脅之西行既而阿勒達爾瑛塔噶為大兵所殺衆推哈喇布哈為帥哈喇布哈與

鑄有婚姻之好鑄又嘗周邨其病因釋希亮縛謂曰我
受恩於汝父此圖報之秋也及抵沙川北州希亮與兄
弟徒步負任不火食者數日中統三年從定宗幼子大
名王及宗王阿勒呼木興師至布拉城與哈喇布哈戰
敗之盡殲其衆二王乃函其頭遣使報捷四年至喀什
噶爾城世祖遣布哈緝克至二王所以璽書召希亮赴
闕乃由庫克斯城至哈喇和卓出伊州涉大漠而還入
覲世祖于上都備陳邊事及羈旅困苦狀世祖憐之命

為實古爾筆且齊至元八年授符寶郎十二年既平宗
世祖命希亮問諸降將日本可伐否眾皆云可希亮奏
曰宋興遼金攻戰且三百年干戈甫定人得息肩俟數
年後興師未晚世祖然之十三年太府監令史盧贄言
於監官各路貢布唯平陽獨長以故諸集賽益爭取苟
截其長者與他郡等則無所爭而以其截者為髹漆宮
殿器皿之用甚使監官從之適左右以其事聞帝以詰
監官監官倉皇莫知所以對歸罪於贄帝命斬之希亮

遇諸塗贄呼寃希亮命少緩具以實入奏有旨令董文
用獻之竟釋贄而召御史大夫塔齊爾等讓之曰此事
言官當言而不言向微托果斯不悞誅此人耶十四年
遷吏部尚書帝駐蹕齊納格台之地希亮至奏對畢董
文用問大都近事希亮曰因園多囚耳世祖方歌枕臥
忽寤問其故希亮奏曰近奉旨漢人盜鈔六文者斬以
是因多帝驚問孰傳此語侍臣托爾齊曰陛下在南坡
曾以語蒙古兒童帝曰前言戲耳曷嘗著為令希亮曰

令既出矣必明其誤以安民心帝即命希亮至大都宣諭十七年希亮以跋涉西土足病痿痺乃謝事居灤陽二十餘年至大三年除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兼修國史希亮因類次世祖嘉言善行以進英宗取其書置禁中泰定四年卒追封漆水郡公諡忠嘉希亮性至孝困厄遐方家貲散盡僅藏祖考畫像四時就寫廬陳列致奠朔漢人咸相聚來觀歎曰此中土之禮也雖疾病不廢書史或中夜起坐取燭以書所著詩文及從軍紀行

錄三十卷名懔軒集

趙世延字子敬成都人阿勒楚爾之孫國寶之子也世
延天資秀發喜讀書弱冠世祖召見俾入樞密院御史
臺肄習官政至元二十六年擢監察御史與同列五人
劾丞相僧格不法中丞趙國輔僧格黨也抑不以聞更
以告僧格於是五人悉為其所擠而世延獨免大德十
年累遷安西路總管安西故京兆省臺所治號稱會府
前官壅滯者三千牘世延至不三月剖決殆盡至大元

年改四川肅政廉訪使時蒙古軍士科差繁重而軍士
就戎往來者多害人軍官或抑良為奴世延皆除其弊
而正其罪又修都江堰民尤便之四年升陝西行臺侍
御史先是八百媳婦為邊患右丞劉深往討之兵散坐
誅及是右丞阿固台當繼行世延言蠻夷事在羈縻藉
使盡得其地何補於國兵宜止勿用章再上事卒罷皇
慶二年拜江浙行省參知政事尋召還拜侍御史延祐
改元拜中書參知政事居中書二十月遷御史中丞有

旨省臣自平章以下送之官其禮前所無有由是為權
臣特們德爾所忌用皇太后旨出為雲南行省右丞陞
辭帝命仍為中丞三年劾奏特們德爾罪惡十有三事
詔奪其官職五年乞補外拜四川行省平章政事即重
慶路立屯田得江津巴縣間田七百八十三頃摘軍千
二百人墾之歲得粟萬餘石英宗即位特們德爾復相
銳意報復屬其黨何志道誘世延從弟索約爾哈什誣
告世延罪逮世延置對至夔路遇赦世延以疾抵荆門

留就醫特們德爾遣使督追至京繫之刑曹逼令自裁
世延不為動囚再歲索約爾哈什自以所訴涉誣欺亡
去左丞相拜珠屢言世延亡辜得出獄先是帝獵北涼
亭顧謂侍臣曰趙世延先帝所尊禮而特們德爾妄入
其罪數請誅之此殆報私怨耳侍臣皆叩頭稱萬歲特
們德爾在上京聞世延出獄索省牘視之怒曰此左丞
相罔上所為也事聞帝語之曰此朕意耳未幾特們德
爾死事乃釋世延出居金陵泰定四年復名為中書右

丞明年有旨詔世延為權姦所誣中書宜徧移天下昭雪其非辜泰定帝崩文宗入繼大統世延贊畫之功居多天歷二年拜中書平章政事詔以世延年高多疾許乘小車入內至順元年與虞集等纂修經世大典世延屢以衰老乞解中書政務專意纂修帝曰老臣如卿者無幾求退之言後勿復陳封魯國公移疾於金陵之茅山至元改元仍除中書平章政事明年還成都卒謚文忠世延歷事九朝歎歷省臺五十餘年凡軍國利病生

民休戚知無不言而於儒者名教尤拳拳焉為文章波
瀾浩瀚一根於理嘗較定律令彙次風憲宏綱行于世
子伯忽夔州路總管天厯初囊嘉特掾蜀叛死于難追
封蜀郡公謚忠愍

欽定續通志卷四百九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續通志卷四百九十二

列傳

元 四十六

元明善

虞集

黎范 栲

揭傒斯

黃潛

柳貫 吳棻

張起巖

歐陽玄

元明善字復初大名清河人資穎悟絕出諸經皆有師

法尤深於春秋弱冠游吳中浙東使者薦為安豐建康
兩學正時董士選任江西左丞辟為行省掾贛州賊劉
貴反明善從士選將兵討之擒賊三百人明善議寬誅
誤得全活者百三十人既又得賊所書贛吉民丁十萬
于籍者有司欲滋蔓為利明善請火其籍以滅跡二郡
遂安歷轉中書左曹掾始明善在江西時張瑄為其省
參政假明善馬為從騎愛之致米三十斛酬其直後瑄
敗籍其家得金穀簿書米三十斛送元復初不言酬馬

直明善坐免久之有白其事者乃復掾省曹仁宗居東
宮首擢為太子文學及即位改翰林待制與修成宗順
宗實錄升翰林直學士詔節尚書經文譯其闕政要者
以進每奏一篇帝必稱善曰二帝三王之道非卿莫聞
也奉旨出賑山東河南饑時彭城下邳諸州連數十驛
民餓馬斃而官無文書賑貸明善以鈔萬二千錠分給
之曰擅命獲罪所不辭也還修武宗實錄預議科舉服
色等事延祐二年始會試天下進士明善首克考試官

所取士後多為名臣改禮部尚書擢參議中書省事

按

耕錄云明善參議中書日朝廷遣蒙古大臣使交趾明善副之將還國主齎以金蒙古使受之明善固辭國主曰彼使臣已受矣公獨何為明善曰彼所以受者安小國之心我所以不受者全大國之體國主嘆服本傳未

載謹附識 歷拜翰林學士修仁宗實錄英宗親裸太室禮官

進祝冊請署御名命明善代署者三至治二年卒泰定

間追封清河郡公謚文敏明善早以文章自豪出入秦

漢間晚益精進在江西金陵每與虞集劇論以相切劘

明善言集治諸經惟朱子所定者耳自漢以來先儒所

嘗盡心者考之殊未博集言凡為文辭得所欲言而止
必如明善云若雷霆之震驚鬼神之靈變然後可非性
情之正也二人初相得甚驩至京師寢不相下董士選
自中臺行省江浙也二人者俱送出都門士選曰伯生
以教導為職當早還復初宜更送我集還明善送至二
十里外士選下馬入邸舍舉酒屬明善曰士選以功臣
子出入臺省無補國家惟求得佳士數人為朝廷用之
如復初與伯生他日必皆光顯然恐不免為人構間復

初中原人也仕必當道伯生南人將為復初摧折今為
我飲此酒慎勿如是明善受卮酒跪而酌之起曰誠如
公言無論他日今隙已開矣請再賜一卮明善終身不
敢忘公言乃再飲而別真人吳全節與明善交最密嘗
求作文既成明善謂全節曰伯生見吾文必有譏彈吾
所欲知若為我治具招伯生來觀之明日集至明善出
其文問何如集曰公能從集言去百有餘字則可傳矣
明善即泚筆屬集凡刪百二十字而文益精當明善大

喜乃驩好如初

虞集字伯生蜀郡人宋丞相允文五世孫也曾祖剛簡
為利州路提刑有治績嘗與臨邛魏了翁成都范仲黼
李心傳輩講學蜀東門外得程朱微旨著易詩書論語
說蜀人師尊之祖珏知連州亦以文學知名父汲為黃
岡尉宋亡僑居臨川與吳澄為友澄稱其文清而醇嘗
再至京師贖族人被俘者十餘口以歸由是家益貧晚
稍起家教授於諸生中得富珠哩种歐陽玄稱許之

以翰林院編修致仕集三歲即知讀書至元十二年汲
挈家趨嶺表干戈中無書冊可攜母楊氏口授論語孟
子左氏傳歐蘇文輒成誦比還長沙就外傳則已盡讀
諸經通其大義矣集與弟槃皆受業家庭又從吳澄遊
授受具有源委左丞董士選自江西除南行臺中丞延
集家塾大德初以薦授大都路儒學教授除國子博士
監祭殿上有劉生者被酒失禮集言諸監請削其籍大
臣有為劉生謝者集持不可曰國學禮義之所出也此

而不治何以爲教仁宗在東宮傳諭勿竟其事集以劉生失禮狀上之移詹事院竟黜劉生仁宗更以集爲賢及即位除太常博士丞相拜珠爲院使間從集問禮器祭義集備言先王制作及古今因革損益之由拜珠歎服俄遷集賢修撰因會議學校集上議曰師道立則善人多學校者士之所受教以致於成德達材者也今天下學官猥以資格授彊加之諸生之上而名之曰師爾有司弗之禮生徒弗之信如此而望師道之立可乎下

州小邑之士無所見聞父兄所以導其子弟初無必為
學問之實意師友之游從亦莫辨其邪正然則所謂賢
材者非自天降地出安有望哉為今之計莫若使守令
求經明行修者身師尊之至誠懇惻以求之其德化之
及庶乎有所觀感也其次則求操履近正而不為詭異
確守先儒經義師說而不敢為奇論衆所敬服而非鄉
愿之徒者延致之日諷誦其書使學者習之入耳著心
以正其本則他日亦當有所發也其次則取鄉貢至京

師罷歸者其議論文藝猶足以聳動人非若泛泛莫知
根柢者矣延祐六年除翰林待制兼國史院編修官英
宗即位集以憂還江南時拜珠為相言於上遣使徵之
比趨朝而拜珠已遇害泰定初累遷秘書少監克禮部
考試官言於同列曰國家科目之法諸經傳注各有所
主將以一道德同風俗非欲使學者專門擅業如近代
五經學究之固陋也聖經深遠非一人之見可盡試藝
之文惟其高者取之不必先有主意若主意先定則求

賢之心狹而誤自此始矣後再為考官率持是說故所
取每稱得人帝幸上都命集與集賢侍讀學士王結執
經以從自是歲嘗在行尋拜翰林直學士兼國子祭酒
待經筵嘗因講罷論京師恃東南海運竭民力以航不
測非所以寬遠人而因地利也與同列進曰京師之東
瀕海數千里北極遼海南濱青齊萑葦之場也海潮日至
淤為沃壤宜用浙人之法築堤捍水為田聽富民欲得
官者合其衆分授以地官定其畔以為限能以萬夫耕

者授以萬夫之田為萬夫長千夫百夫亦如之察其惰者而易之三年視其成隨地之高下定額以次漸征焉五年有積蓄命以官就所儲給以祿十年佩之符印得以傳子孫如軍官法則東面兵民數萬可以近衛京師外禦島夷遠寬東南海運以紓疲民遂富民得官之志而獲其用江海游食盜賊之類皆有所歸矣其後海口萬戶之設大畧宗之文宗在潛邸已知集名既即位命集仍兼經筵除奎章閣侍書學士時關中大饑帝問集

掾民策對曰承平日久人情宴安有志之士急於近效則怨譟興焉不幸大蓄之餘正君子為治作新之機也若遣一二有仁術知民事者稍寬其禁令使得有所為隨郡縣擇可用之人因舊民所在定城郭修閭里治溝洫限畝薄征斂招其傷殘老弱漸以其力治之則遠去而來歸者踵至春耕秋斂皆有所助一二歲間勿征勿徭封域既正友望相濟則三代之民將見出於空虛之野矣帝稱善因進曰幸假臣一郡試以此法行之帝

不允有旨諸兼職不過三免集國子祭酒會修經世大典命為總裁再閱歲書成既上進以目疾乞解職不許時帝方嚮用文學以集弘才博識無施不宜朝廷大典冊咸出其手故重聽其去而嫉之者往往撫集文辭指為譏訕賴帝察知其故不能中傷集論薦人材必先器識心所未善不為牢籠以沽譽評議文章不折之於至當不止其詭於經者文雖善不與也光人龔伯璣以才俊為馬祖常所喜祖常為御史中丞伯璣游其門祖常

丞稱之欲集為薦引集不可曰是子雖小有才然非遠到器恐不得令終後果如集言寧宗崩大臣將立托歡特穆爾太子用至大故事召諸老臣赴上都議政集在召列祖常使人告之曰御史有言矣乃謝病歸臨川初文宗在上都將立其子喇特納達喇為皇太子乃以托歡特穆爾太子乳母夫言明宗在日素謂太子非其子黜之江南驛召翰林學士承旨額哩音特穆爾奎章閣大學士和塔拉都哩默色書其事于托卜齊延又召集

使書詔播告中外時省臺諸臣皆文宗素所信用御史亦不敢斥言其事意在諷集速去而已元統二年召還

禁林疾作不能行屢有敕即家撰文褒錫勳舊侍臣有

以舊詔為言者帝不懌曰此我家事豈由彼書生耶按

汝成西湖志餘載順帝立伯生在江至正八年卒封仁

西以舊詔事逮捕至大都詔異本傳壽郡公謚文靖集孝友事親承順無違弟榮早卒教育

其孤無異己子兄采以筦庫輸賦京師虧數千緡盡力營貸代償之無難色撫庶弟嫁孤妹具有恩意山林之

士知古學者必折節下之接後進雖少賤如敵己當權門赫奕未嘗有所附麗集議中書正言讜論多見容受家素貧歸老後食指益衆登門之士相望於道其束修羔鴈之入還以為賓客費雖空乏弗恤也早歲與弟槃同闢書舍為二室書陶淵明詩於壁題曰陶庵右室書邵堯夫詩題曰邵庵故世稱邵庵先生有道園學古錄十卷游其門見稱許者莆田陳旅國學諸生若蘇天爵王守誠輩終身不名他師皆當世稱名卿者其交游尤

厚者曰范梈

槃字仲常延祐五年第進士除湘鄉州判官性癖古有
巫至其州稱神降告州人曰某方火即火又曰明日某
方火民以火告者槃皆赴救自旦至夜告者數十寢食
盡廢縣長吏以下皆迎巫至家厚禮之又曰將有大水
且兵至州大家皆盡室逃槃得劫火卒一人訊之盡得
巫黨所為坐捕盜司召巫至鞠之無敢施鞭笞者槃謂
卒曰此將為大亂安有神乎急治之盡得黨與數十人

羅絡內外果將為變者同僚皆不敢出視曰君自為之
槃乃斷巫并其黨如法一時吏民始服秩滿除嘉魚縣
尹槃已卒槃幼時嘗讀柳子厚非國語以為國語誠可
非而柳子之說亦非也若非非國語詩書春秋皆有論
著而春秋乃其家學故尤善兄集接方外士必扣擊其
說嘗以為聖人之教不明為學者無所底止苟於吾道
異端疑似之間不能深知而欲竊究夫性命之原死生
之故其不折而歸之者寡矣槃不然之聞諸僧在坐輒

去其為人方正雖集亦嚴憚之

范梈字亨父一字德機清江人家貧早孤母熊氏教之
梈天資穎異賦詩文用力精深人罕知者年三十六始
遊京師中丞董士選延之家塾以朝臣薦為翰林院編
修官秩滿御史臺擢海南海北道廉訪司照磨巡歷遐
僻不憚風波瘴癘所至興學教民雪理冤滯甚衆遷福
建閩海道知事閩俗素汙文繡局取良家子為繡工無
別尤甚梈作歌詩一篇述其弊廉訪使取以上聞得罷

遺未幾移疾歸故里天歷三年卒掇持身廉正居官不可干以私疏食飲水泊如也吳澄以道學自任少許可嘗曰若亨父可謂特立獨行之士矣為文志其墓以東

漢諸君子擬之

按清江縣志云掇有燕然東方海南豫章侯官江夏百丈等稿總十二卷為時

所重人稱文白先生本傳未載謹附識

揭傒斯字曼碩龍興富州人父來成宋鄉貢進士傒斯幼貧讀書刻苦晝夜不少懈大德間稍出游湘漢湖南帥趙淇雅號知人一見竒之曰他日翰苑名流也程鉅

夫盧摯先後為湖南憲長咸器重之延祐初薦授翰林
國史院編修官時平章李孟監修國史讀其所撰功臣
列傳歎曰是方可名史筆若他人直騰吏牘爾升應奉
翰林文字仍兼編修朝廷之事臺閣之儀靡不閑習天
曆初開奎章閣首擢為授經郎教勳戚大臣子孫文宗
時幸閣中多所咨訪恒以字呼之而不名每中書奏用
儒臣必問曰其材何如揭曼碩間出所上太平政要策
以示臺臣曰此朕授經郎揭曼碩所進也其見親重如

此按趙汭東山集云時學士虞集博士柯九思嘗侍從討論法書名畫侯斯亦在列卷稍疎因潛著一書曰奎章政要以進謹附識預修經世大典文宗取其所撰憲典閱之

顧謂近臣曰此豈非唐律乎特授藝文監丞參檢校書籍事元統初累遷集賢學士奉命祀北嶽濟瀆南鎮便道西歸尋除奎章閣供奉學士改翰林侍講學士同知經筵事經筵無專官多宰執大臣兼領微辭奧義必屬侯斯訂定而後進其言往往寓獻替之誠務以裨益治道至正三年年七十致仕去行至滌南召還撰明宗神

御殿碑文既成復求去帝命丞相托克托及執政大臣
慰留之對曰使揭傒斯有一得之獻諸公用其言而天
下蒙其利雖死于此無恨不則何益之有丞相因問方
今致治何先傒斯曰儲材為先養之於位望未隆之時
而用之於周歷庶務之後則無失材廢事之患矣詔修
遼金宋三史充總裁官丞相問修史以何為本曰用人
為本有學問文章而不知史事者不可與有學問文章
知史事而心術不正者不可與用人之道又當以心術

為本且與僚屬言欲求作史之法須求作史之意古人
作史雖小善必錄小惡必記不然何以示懲勸由是毅
然以筆削自任凡政事得失人材賢否一律以是非之
公至物論之不齊必反覆辯論求歸於至當而後止四
年遼史成有旨獎諭仍督早成金宋二史侯斯留宿史
館朝夕不敢休因得寒疾卒追封豫章郡公謚文安侯
斯少處窮約事親菽水粗具而必得其歡心暨有祿入
衣食稍踰於前輒愀然曰吾親未嘗享是也故平生清

儉至老不渝友于兄弟終始無間言立朝雖居散地而
急于薦士揚人之善惟恐不及而聞吏之貪墨病民者
則尤不曲為之揜覆也為文叙事嚴整語簡而當詩尤
清婉麗密善楷書行草朝廷大典冊及元勳茂德當得
銘辭者必以命焉殊方絕域咸慕其名得其文者莫不
為榮云

黃潛字晉卿婺州義烏人母童氏娠潛二十四月而始
生潛生而俊異比成童授以書詩不一月成誦迨長以

文名四方

按鄆元錫函史云性篤孝母歿營冢域有乳虎馴狎之異本傳不載附志于此

延祐

二年登進士第授台州寧海丞縣地瀕鹽塲亭戶恃其
不統於有司肆毒害民編戶隸漕司及財賦府者橫暴
尤甚潛皆痛繩以法吏以利害白弗顧也至順初入為
應奉翰林文字轉國子博士視弟子如朋交未始以師
道自尊輕納人拜時欲增設禮殿配位四配位合東坐
西向學官或議分置於左右同列不敢爭潛獨面折之
事乃止出為江浙等處儒學提舉年六十七亟請納祿

歸俄除翰林直學士兼經筵官執經進講者三十有二
升侍講學士累章乞休不俟執竟去帝遣使追還復為
前官久之始得謝南歸優遊田里間凡七年卒追封江
夏郡公謚文獻潛天資介特在州縣唯以清白為治月
俸弗給每驚產以佐其費及升朝挺立無所附足不登
鉅公勢人之門世稱其清風高節然剛中少容觸物或
弦急霆震若未易涯涘一旋踵間煦如陽春其學博極
羣書而約之於至精剖析經史疑義及古今因革制度

名物之屬旁引曲證多先儒所未發文辭布置謹嚴援據精切所著有日損齋稿二十三卷義烏志七卷筆記一卷同郡柳貫吳萊皆浦陽人

貫字道傳嘗受性理之學於蘭溪金履祥自幼至老好學不倦凡六經百氏兵刑律厯數術方技靡不通究作文沉鬱舂容涵肆演述人多傳誦始用察舉為江山教諭仕至翰林待制與潛及臨川虞集豫章揭傒斯齊名人號為儒林四傑所著書有文集四十卷字系二卷近

思錄廣輯三卷金石竹帛遺文十卷

萊字立夫

按宋瀛撰墓碑云初名曰來同郡方鳳一見奇之曰此邦家材也取南山有臺詩中語更

今名集賢大學士直方之子輩行稍後於貫潛天資絕人

七歲能屬文凡書一經目輒成誦嘗往族父家日易漢書一帙以去族父叩之萊琅然背誦不遺一字三易他編皆如之延祐七年以春秋舉上禮部不利退居深裏

山中益窮諸書與旨著尚書標說六卷春秋世變圖二卷春秋傳授譜一卷古職方錄八卷孟子弟子列傳二

卷楚漢正聲二卷樂府類編一百卷唐律刪要三十卷
文集六十卷生平喜論文嘗曰作文如用兵兵法有正
有奇正是法度要部伍分明奇是不為法度所縛千變
萬化坐作進退繫刺一時俱起及其欲止什伍各還其
隊聞者服之柳貫素慎許與每稱萊為絕世才黃潛晚
年謂人曰萊之文蘄絕雄深類秦漢間人作吾操觚一
世安敢及之其為前輩所推許如此以御史薦調長蘄
書院山長未上卒門人私謚曰淵穎先生

張起巖字夢臣濟南人父範四川行省儒學副提舉起巖幼從父學年弱冠以察舉為福山教諭中延祐乙卯進士首選除同知登州事特旨改集賢修撰轉國子監丞累遷監察御史中書參政楊廷玉以賄敗臺臣奉旨就廟堂逮之下吏丞相都爾蘇疾其推尊同列悉誣臺臣罔上欲寘之重辟起巖以新除留臺抗章論曰臺臣按劾百官論列朝政職也今以奉職獲戾風紀解體正直結舌殊非盛世事且世皇建臺閣廣言路維持治體陞

下動法祖宗今臺臣坐譴公論杜塞何謂法祖宗耶章
三上不報起巖廷爭愈急帝感悟事乃得釋歷拜太子
右贊善轉禮部尚書文宗親郊起巖克大禮使導帝陟
降步武有節帝嘉之命參議中書省事寧宗崩有妄男
子上變言部使者謀不軌按問無實法司謂唐律告叛
者不反坐起巖奮謂同列方今嗣君未立人情危疑不
亟誅此人以杜奸謀慮妨大計趣有司具獄都人肅然
中書方列坐銓選起巖薦一士可用丞相不應起巖即

攝衣起丞相以為忤已遷翰林侍講學士知制誥兼修國史修三朝實錄歷轉燕南廉訪使滹沱河水為真定害起巖請封河神為侯爵而移文責之復修其隄防淪其湮鬱水患遂息尋擢翰林學士承旨知經筵事右丞相伯竒里克布哈為臺臣所糾去位未幾再入相諷詞臣言臺章非是起巖執不可聞者壯之拜御史中丞論事剴直無顧忌與上官多不合會修遼金宋三史復命入翰林為承旨充總裁官起巖熟於金源典故宋儒道

學源委尤多究心史官有露才自是者每立言未當起
巖據理窺定深厚醇雅理致自足史成上疏乞歸後四
年卒謚文穆起巖美髯方頤眉目清揚望而知為雅量
君子及其臨政決議意所背鄉屹若泰山不可回奪廟
堂憚之安南修貢其陪臣致其世子之辭必俟起巖起
居性孝友少處窮約下帷教授躬致米百里外以養父
母撫弟如石教之宦學無不備至舉親族弗克葬者二
十餘喪且買田以給其祭凡獲俸賜必與故人賓客共

之卒之日廩無餘粟家無餘財善篆隸所著華峯漫藁
華峯類藁金陵集各若干卷藏于家子琳琛

歐陽玄字原功其先家廬陵與文忠公修同所自出後
遷潭州之瀏陽幼岐嶷母李氏親授孝經論語小學諸
書八歲能成誦始從鄉先生張貫之學即知屬文部使
者行縣玄以諸生見命賦梅花詩立成十首晚歸增至
百首見者異之稍長益從宋故老習為詞章下帷數年
人莫見其面經史百家靡不研究伊洛諸儒源委尤為

淹貫

按元明善撰行狀云虞集為國子助教其父汲教授潭州見玄文擊節手封一帙寄集曰他日當與

汝齊名本傳未載謹所識

登延祐二年進士授平江州同知調蕪湖

尹數法疑獄教化大行蝗不入境改武岡尹縣控制溪

洞蠻獠雜居玄至踰月赤水太清兩洞聚衆相攻玄單

騎從二人徑抵其地諭之獠人熟玄名棄兵仗羅拜馬

首曰我曹非不畏法緣訴事於縣縣官不為直反以繇

役橫斂培克之致發憤就死耳玄喻以禍福歸為理其

訟獠人遂安召為國子博士致和元年遷翰林待制兼

國史院編修官天歷初軍事旁午玄日直內廷凡遠近
調發制詔書檄以及郊廟建后立儲肆赦之文皆經撰
述復條時政數十事實封以聞多推行之明年初置奎
章閣學士院又置藝文監隸焉皆選清望官居之文宗
親署玄為藝文少監命修經世大典元統初僉太常禮
儀院事拜翰林直學士編修四朝實錄俄兼國子祭酒
重紀至元五年拜翰林學士以足疾告歸帝不允免其
行朝賀禮至正改元更張朝政事有不便者集議廷中

玄極言無隱科目之復沮者尤衆玄尤力爭之詔修遼
金宋三史充總裁官發凡舉例俾論撰者有所據依史
官中有悖悖露才論議不公者玄不以口舌爭俟其呈
藁援筆竄定之至論贊表奏皆玄屬筆五年超拜翰林
學士承旨俄除福建廉訪使行次湖西疾復作乃上休
致之請作南山隱居有終焉之志復拜翰林學士承旨
力辭不獲奉敕定國律十四年汝頴盜起蔓延南北玄
獻招捕之策千餘言當事不能用十七年乞致仕以中

原道梗欲由蜀還鄉帝復不允時將大赦宣赴內府玄
久病不能行命肩輿至延春閣下實異數也是歲卒追
封楚國公謚曰文玄歷官四十餘年皆大製作凡宗廟
朝廷雄文大冊播告萬方制誥多出其手金繒上尊之
賜幾無虛歲海內名山大川釋老之宮王公貴人墓隧
之碑得玄文辭以為榮片言隻字流傳人間咸知寶重
羽儀斯文贊衛治具與有功焉有圭齋文集傳于世

欽定續通志卷四百九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續通志卷四百九十三

列傳

元四十七

許有壬

宋本

謝端

王守誠

王思誠

李好文

富珠哩朮

李洞

蘇天爵

許有壬字可用湯陰人幼穎悟嘗閱衡州淨居院碑文
近千言一覽輒背誦無遺登延祐二年進士第授同知
遼州事會關中有警鄰州聽民出避棄孩嬰滿道有壬
獨閉城堅守卒獲無虞州有追逮不許胥隸至村疇唯
給信牌令執里役者呼之民安而事集英宗時遷江南
行臺御史行部廣東劾罷貪墨數人部內肅然召拜監
察御史英宗遇弒賊臣特克實遣使自上京至封府庫

收百官印有壬知事急往告御史中丞董守庸守庸謂
宮禁事非子所當問有壬即疏守庸阿附賊臣罪以俟
泰定帝發上都御史大夫寧珠先還京有壬即袖疏上
之及帝至復上章言特們德爾之子索諾木與聞大逆
乞賜典刑其兄弟勿令出入宮禁中書平章王毅右丞
高昉橫懼奪爵四川行省平章趙世延受禍尤慘皆請
雪冤復職又上正始十事一曰輔翼太子宜先訓導二
曰遴選長官宜先培養三曰通籍宮禁宜別貴賤四曰

欲謹兵權宜削兼領五曰武備廢弛宜加修飭六曰賊臣妻妾宜禁勢官徵索七曰前赦權以止變宜再詔以正名八曰特們德爾諸子宜籍沒以懲惡九曰考驗經費以減民賦十曰搏節浮蠹以紓國用帝多從之泰定元年改中書左司員外郎京畿饑有壬請賑之同列讓曰子言固善其如虧國何有壬曰民本也不虧民豈虧國邪卒白丞相發糧四十萬斛民賴以濟國學舊法每以積分次第貢出官執政用監丞張起巖議欲廢之而

以推擇德行為務有壬曰積分雖未盡善然可得博學
能文之士若推擇德行其名固佳恐皆厚貌深情專意
外飾或懵不識丁矣議遂寢三年升右司郎中俄轉左
司每遇公議必屢爭得失迟掃積滯案無留牘都事宋
本退語人曰此貞觀開元間議事也天曆三年擢兩淮
都轉鹽運司使詢究弊端立法而通融之國課遂登元
統二年拜參知政事詔議尊皇太后為太皇太后有壬
曰皇上於皇太后母子也若加太皇太后則為孫矣且

今制封贈祖父母降於父母一等蓋推恩之法近重而遠輕今尊皇太后為太皇太后是推而遠之乃反輕矣豈所謂尊之者邪弗聽平章徹爾特穆爾挾私憾奏罷進士科有壬爭之不能奪遂移疾不出

按徹爾特穆爾拜平章政事及

議罷科舉事徹爾特穆爾傳並在順帝至元元年

帝強起之拜侍御史廷議欲

行古剗法有壬爭止之重紀至元初長蘆韓公溥因家藏兵器遂起大獄株連臺省多以賊敗獨無有壬名由是忌者益甚有壬度不可留遂歸彰德六年召入中書

仍參知政事至正改元有壬極論帝當親祀太廟母后
不宜虛位徽政院當罷改元命相當合為一詔冗職當
沙汰錢糧當裁節人皆避之轉中書左丞二年囊嘉特
沁薩卜及博囉特穆爾獻議開西山金口導渾河踰京
城達通州以通漕運丞相托克托主之甚力有壬曰渾
河之水湍悍易決而足以為害淤淺易塞而不可行舟
況地勢高下甚有不同徒勞民費財耳不聽後卒如有
壬言

詳見河渠志

先是有壬之父熙載仕長沙日設義學訓

諸生既歿而諸生思之為立東岡書院朝廷賜額設官
以為育才地南臺監察御史茂巴爾斯綠睚眦怨言書
院不當立并構浮辭誣讒有壬并其二弟有儀有孚有
壬稱病歸御史累章辨其誣十二年盜起河南聲撼河
朔間有壬畫備禦之策十五條以授郡將民藉以安十
三年起拜河南行省左丞朝廷遣將出師環河南境連
營以百數一切芻餉皆仰給之有壬從容集事若平時
十五年遷樞密副使復拜中書左丞時遣使招諭諸盜

有壬力言朝廷務行姑息之政賞重罰輕故將士貪掠
子女玉帛而無鬪志遂倡招降說賊將益橫轉集賢大
學士兼太子左諭德太子頗敬禮之一日入見太子方
臂鷲禽以為樂遽呼左右屏去久之老病致仕給俸終
身二十四年卒謚文忠有壬歷事七朝垂五十年當權
臣恣睢時稍忤意輒誅竄隨之有壬絕不為巧避計事
有不便明辨力諍不知有死生利害君子多之有壬善
筆札工辭章歐陽玄序其文謂其雄渾閎雋湧如層瀾

迫而求之則淵靚深實蓋深許之也所著有至正集若
干卷子楨

宋本字誠夫大都人幼穎拔既成童聚經史窮日夜讀
之句探字索必通貫乃已嘗從父禎官江陵就王奎文
講明性命義理之學造詣日深善為古文辭必已出年
四十始還燕至治元年策天下士于廷本居第一授翰
林修撰泰定元年改監察御史首言南陂之變逆賊雖
誅其黨阿薩爾身親弒逆僅竄嶺南乞早正天討盜竊

仁廟金主本言在法民間失盜捕之違期不獲猶治罪
太常失典守及在京應捕官皆當罷又言中書宰執日
趨禁中固寵苟安兼旬不至中堂壅滯機務乞戒飭臣
僚自非入宿衛日必詣所署治事皆不報踰月調國子
監丞夏風烈地震命百官雜議弭災之道時宿衛士自
北方來者復遣歸百十為羣剽劫桓州道中既逮捕丞
相舒瑪爾節奏釋之蒙古千戶使京師宿邸中見民朱
甲妻女車過邸門悅之奪以入朱泣訴於中書舒瑪爾

節庇不問本適與議抗言特克實餘黨未誅仁廟神主盜未得桓州盜未治朱甲冤未伸刑政失度民憤天怨災異迭見職此之由辭氣激奮衆皆聳聽二年轉中書左司都事舒瑪爾節死左丞相都爾蘇當國得君與平章政事額卜德呼勒皆西域人西域富賈以其國異石名曰欄者來獻其估鉅萬或未酬其直諸嘗有過為司憲褫官或有出其門下者三年額卜德呼勒自禁中出至政事堂集僚佐持詔藁示本乃以星孛地震赦天下

仍命中書酬累朝所獻諸物之直擢用自英廟至今為
憲臺奪官者本讀竟白曰今天警異災而畏獻物未酬
直者憤怒此有司細故形諸王言必貽笑天下司憲褫
有罪者官世祖成憲也今擢用之是廢成憲而反汗前
詔也後復有邪佞職穢者將治之邪抑置不問邪明日
宣詔畢遂稱疾不出至順初擢奎章閣供奉學士二年
進禮部尚書寧宗崩順帝未至皇太后在興聖宮正旦
議循故事行禮本言宜上表興聖宮廢大明殿朝賀衆

是而從之元統元年兼經筵官授奎章閣承制學士二年轉集賢直學士兼國子祭酒經筵如故尋卒諡正獻
本性高抗不屈持論堅正尤以扶植斯文自任知貢舉
取進士滿百人為讀卷官增第一甲為三人父官南中
清慎自持餽粥至不給本未弱冠聚徒以養親殆二十
年歷仕通顯猶儉屋以居所著有至治集四十卷弟聚
字顯夫泰定元年進士官翰林直學士諡文清與本齊
名人稱為二宋云

謝端字敬德蜀之遂寧人宋末避兵江陵因家焉端幼
穎異十歲能作賦弱冠與尚書宋本同師明性理之學
又同教授江陵城中以文學齊名時號謝宋史杜宣慰
荆南數加延禮薦之姚樞方以文章大名自負少所
許可以所為文眎端端一讀即能指摘其用意所在樞
歡獎不已延祐五年擢進士乙科同知湘陰州事歲滿
遷太常博士坐失太廟金主罷去端禮官非典守不當
坐亦不辨尋除翰林修撰選為國子司業翰林直學士

端善為政筮仕湘陰猾吏束手不敢舞文法豪民無賴者遠避去績譽藉然其文章嚴謹有法寧約近瘠無奢滋駁預修文宗明宗寧宗三朝實錄及累朝功臣列傳時稱其有史才文宗初見奎章閣蒐羅中外才俊嘗語阿榮曰當今文學之士朕惟未識謝端耳至元六年卒

王守誠字君實太原陽曲人從鄧文原虞集游泰定元年試禮部第一廷對賜同進士出身授祕書郎遷太常博士續編太常集禮若干卷以進轉藝林庫使與修經世

太典歷官禮部尚書與修遼金宋三史書成擢參議中
書省事至正五年帝遣使宣撫四方除守誠河南行省
參知政事小民田婚之訟殆百十計守誠皆辨析詳讞
為之平反州縣官多取職田者悉釐正之因疏言仕於
蜀者地僻路遙俸給之薄何以自養請以戶絕及屯田
之荒者召人耕種收其入以增祿秩宜賓縣尹楊濟亨
欲於蟠龍山建憲宗神御殿儒學提舉謝晉賢請復文
翁石室為書院皆採以上聞成之風采聳動天下論功

居諸道最進河南行省左丞未上母劉氏歿于京師聞喪亟歸遂遭疾卒謚文昭

王思誠字致道兗州滋陽人中至治元年進士第授國子助教改翰林國史院編修官至正二年由國子司業拜監察御史上疏言京畿去年秋不雨冬無雪方春首月蝗生黃河水溢益不雨者陽之亢水涌者陰之盛也嘗聞一婦銜冤三年大旱往歲巴延專擅威福讐殺不辜郊王之獄雅克特穆爾宗黨死者不可勝數非直一

婦之冤而已豈不感傷和氣邪宜雪其枉教有司行禱
百神陳牲幣祭河伯發卒以塞其缺庶可召陰陽之和
消水旱之變此應天以實不以文也行部至檀州首
言采金鐵冶提舉司設司獄掌囚之應徒配者歛趾以畚
金礦舊嘗給衣糧天歷以來水壞金冶因罷其給齧草飲
水死者三十餘人夫罪不至死乃拘囚至於饑死不
若加杖而速死之愈也况州縣俱無囚糧輕重囚不決
者多死獄中獄吏妄報以病請定瘐死多寡罪著為令

又言初開海道置海仙鶴哨船四十餘艘往來警邏今
弊船十隻止於劉家港口以捕盜為名實不出海以致
寇賊猖獗宜即萊州洋等處分兵嚴守不令泊船島嶼
禁鎮民與稍水為婚有能捕賊者以船界之獲賊首者
賞以官仍移江溯河南行省列戍江海諸口以詰海商
還者審非寇賊始令泊船下年糧船開洋之前遣將士
乘海仙鶴於二月終旬入海庶幾海道寧息朝廷多是
其議出僉河南山西道肅政廉訪司事行部武鄉監縣

來迂思誠私語吏屬曰此必贓吏未幾果有愬于道側者
問曰得無訴監縣殺汝馬乎其人曰然監縣伏罪吏
屬問先知之故曰衣弊衣乘駿馬非詐而何召修遼金
宋三史調祕書監丞會國子監諸生相率為閑復命為
司業思誠召諸生立堂下黜五人罰而降齋者七十人
於是更相勉勵超升兵部侍郎以母喪歸甫禫起為河
間路總管磁河水頻溢決鐵燈于思誠集民丁作堤晝
夜督工朞月而塞復築夾堤于外亘十餘里命瀕河民

及弓手列置草舍於上擊木以防盜決是年民獲耕藝
歲用大稔募民運碎甃治郭外行道往來者無泥塗之
病南皮民父祖嘗瀕御河種柳輸課於官名曰柳課後
河決柳俱沒官猶徵之凡十餘年其子孫益貧不能償
思誠連請於朝除之所轄景州廣川鎮漢董仲舒故里
也河間尊福鄉博士毛萇舊居也皆請建書院設山長
員召拜禮部尚書歷遷集賢侍講學士兼國子祭酒應
詔言七事曰置行省丞相以專方面寬內郡徵輸以固

根本汰冗兵以省糧運改祿秩以養官廉罷行兵馬司
以便詰捕復倚郭縣以正紀綱設常選以起淹滯尋出
為陝西行臺治書侍御史十七年紅巾陷商州奪七盤
進據藍田縣距奉元一舍思誠會豫王喇特納實哩及
省院官於安西王邸衆洶懼無言思誠曰察罕特穆爾
河南名將賊素畏之宜遣使求援此上策也成將接客
兵輒已論久不決思誠曰吾兵弱旦夕失守咎將安歸
乃移書察罕特穆爾曰河南為京師庭戶陝西實內郡

藩籬兩省相望互為脣齒陝西危則河南豈能獨安乎
察罕特穆爾新復陝州得書大喜曰先生有為國為民
之心吾寧負越境擅發之罪遂提輕兵五千倍道來援
遂破賊河南總兵官果以擅調詰問思誠亟請於朝帝
命察罕特穆爾專守關陝仍便宜行事行樞密院掾史
受賂事覺匿豫邸御史捕之急并繫其母思誠過市中
見之曰古者罪人不孥況其母乎令釋之不從思誠因
自劾不出諸御史謁而謝之初御史有封事自中丞以

下惟署紙尾莫敢問其由思誠曰若是則上下之分安在凡上章必拆視不可行者以臺印封置架閣庫詔僉五省餘丁為軍思誠爭曰關中方用兵困於供億民多愁怨復有是役萬一為變所繫豈輕耶事遂寢復召拜國子祭酒時臥疾聞命即起至朝邑卒於旅舍諡獻肅李好文字惟中大名東明人登至治元年進士第授濬州判入為翰林國史院編修官泰定四年除太常博士會盜竊太廟神主好文言在禮神主當以木為之金玉

祭器宜貯別室又言祖宗建國以來每遇大禮皆臨事
取具博士不過循故事應答而已往年有詔集禮乃令
各郡縣置局纂修宜其久不成也禮樂自朝廷出郡縣
何有哉乃白院長選僚屬數人出架閣文牘以資採擇

三年書成凡五十卷名曰太常集禮遷國子博士

按王達梧

漢集云順帝祭太廟乘馬至裏橋無敢止者好文滕行
阻橋曰請皇帝下馬帝如其言特授禮儀院使史傳失

載 歷拜監察御史時復以至元紀元好文言年號襲舊

於古未聞襲其名而不蹈其實未見其益因言時政不

如至元者十餘事錄囚河東王傅薩都拉以足蹋人死
衆曰殺人非刃當杖之好文曰怙勢殺人甚於用刃竟

置之死河東為之震肅至正元年除國子監祭酒

按梧溪集

云好文為祭酒從容語帝宜躬祀孔子帝敬納之會上
丁夜有中丞屏騶從入禮殿弟子負誤過之翼旦督刑
曹問所過者一監駭然好文曰中丞弗原其誤乃欲施
鞭刑耶遂解印丞相以聞中丞詣謝乃已本傳未載謹

附識改陝西行臺侍御史三年郊祀召為同知太常禮儀

院事帝親祀至寧宗室遣阿魯問曰兄拜弟可乎好文
與博士劉聞對曰為人後者為之子帝遂拜由是每親祀

必命好文攝禮儀使四年改禮部尚書與修遼金宋史
未幾復除陝西行臺侍御史西蜀奉使者以私憾撫於
廉防使曾文博僉事烏瑪喇王武事文博死烏瑪喇誣
服惟武不屈以輕侮抵罪好文曰奉使代天子行事當
問民疾苦黜陟邪正今行省以下至於郡縣未聞舉劾
一人獨風憲之司無一免者此豈正大之體乎牽御史
力辨武等之枉并言奉使不法者十餘事六年除翰林
侍講學士兼國子祭酒詔開端本堂命皇太子入學好

文以翰林學士兼諭德力辭帝不允好文言欲求二帝
三王之道必由於孔氏其書則孝經大學論語孟子中
庸乃摘其要畧釋以經義更取史傳及先儒論說有關
治體而協經旨者加以所見倣真德秀大學衍義之例
為書十一卷名曰端本堂經訓要義奉表以進帝命
太子習焉又集歷代帝王故事總百有六篇一曰聖慧
如漢孝昭後漢明帝幼敏之類二曰孝友如舜文王及
唐明皇友愛之類三曰恭儉如漢文帝却千里馬罷露

臺之類四曰聖學如殷宗緝學及陳隋諸君不善學之類以為太子問安餘暇之助又取古史自三皇迄金宋歷代授受國祚久速治亂興廢為書曰大寶錄復取前代帝皇是非善惡所當法戒者為書名曰大寶龜鑑備錄以進焉久之升翰林學士承旨屢引年乞致仕仍給一品祿終其身

富珠哩珣字子翬其先隆安人金泰和間定女真姓氏屬望廣平祖德從憲宗南征因家鄧州之順陽封南陽

郡侯父居謙辟掾江西以家自隨生狎贛江舟中稍長
即勤學從新喻蕭克翁游後復從京兆蕭軒其學益宏
以肆學士姚燧以書抵軒曰燧見人多矣學問文章無足
與子輩比倫者於是軒以女妻之

按中州志云鄆人李友
端者號貞隱先生有女

擇配見紳曰此佳士也
遂妻以女其說互異

大德十一年用薦者授襄陽

縣儒學教諭會修世祖實錄燧首以紳薦至大四年授
翰林國史院編修官延祐五年拜監察御史時英皇未
出閣紳言宜擇正人以輔導帝嘉納之尋劾中書參議

元明善帝初怒不納明日乃命改明善他官而傳旨慰諭
神有旨往淮東覈憲司官聲跡淮東憲臣惟尚刑多置獄
具神曰國家所以立風紀蓋將肅清天下初不尚刑也取其
獄具焚之時有旨凡以吏進者例降二等從七品以上不得
用神言科舉未立人才多以吏進若一察屈抑恐未足盡天
下持平之議自今請吏進者宜止於五品許之因著為令
除右司都事丞相特們德爾專事刑戮以復私憾神因避去
頃之擢翰林修撰改左司都事

拜珠為相使人勞翀翀強起會國子監隸中書俾翀兼領之拜珠間謂翀曰爾可作宰相否對曰宰相固不敢當然所學宰相事也夫為相者必福德才量四者皆備乃足當耳拜珠大悅曰非公不聞此言轉右司員外郎預修大元通制泰定元年遷國子監司業三年僉太常禮儀院事盜竊太廟神主翀請各室增設都監官內外嚴置扃鑰晝夜巡警永為定制從之又纂修太常集禮書成未上有旨命兼經筵官文宗之入也欲虛大位以

俟明宗珦極言大兄遠在朔漠神器不可久虛宜攝位
以俟其至文宗納其言嘗字呼子翬而不名及文宗親
祀天地社稷宗廟珦為禮儀司詳記行禮節文於笏竣
事上天厯大慶詩三章帝命藏之奎章閣會立太禧院
除僉太禧宗禋院兼祇承神御殿事尋遷集賢直學士
兼國子祭酒諸生素已望珦至是私相歡賀珦以古者
教必有業退必有舍舊制弟子員初入學以羊贄所貳
之品與羊等珦曰與其饜口腹孰若為吾黨燥濕寒暑

之虞乎命搏集之得錢二萬緡作屋四區以居學者諸
生積分有六年未及釋褐者翀至皆使就試而官之帝
師至京有旨朝臣乘馬郊迎大臣俯伏進觴帝師不為
動翀舉觴立進曰帝師釋迦之徒天下僧人師也余孔
子之徒天下儒人師也請各不為禮帝師笑而起舉觴
卒飲衆為之慄然

按輟畊錄云翀在翰林進講罷帝問
三教何者為貴對曰釋如黃金道如

白璧儒如五穀帝曰然則儒賤耶對曰黃金白璧無亦
何妨五穀於世豈可一日闕哉本傳未載今謹附識

寧宗即位大臣以為敵不可頻行翀曰帝以聖子神孫

入繼大統當與天下維新今不頒赦是使收怨於新造之君也皇太后以為宜從紳言議乃定遷禮部尚書元統二年除江浙行省參知政事逾年以遷葬告歸召為翰林侍講學士以疾辭不赴至元四年卒追封南陽郡公諡文靖紳為學一本於性命道德而記問宏博文章簡奧典雅深合古法居國學久論者謂許衡之後能以師道自任者惟耶律有尚及紳而已有文集六十卷子遠字明道以廢為秘書郎轉襄陽縣尹須次居南陽賊

起遠以忠義自奮，傾財募丁壯得千餘人，與賊拒戰。俄而賊大至，遠被害。遠妻雷為賊所執，欲妻之，詆賊曰：「我參政冢婦，縣令嫡妻，肯從汝狗彘生乎？」亦見殺。舉家皆被害。

李洵字澆之，滕州人。始從學，即穎悟，彊記，作為文辭如宿習者。姚燧見其文，深歎異之，薦授翰林國史院編修官。以親老就養江南久之，辟中書掾，累轉太常博士，拜珠為相，聞其名，擢監修國史、長史。泰定初，改翰林待制，以

親喪未葬辭歸天厯初復以待制召時文宗方開奎章閣延天下知名士洵數進見奏對稱旨特授奎章閣承制學士著輔治篇以進文宗嘉納之朝廷有大議必使與焉會修經世大典洵方臥疾即強起曰此大制作也吾何可不預力疾同修書成旋謁告歸遣使召之以疾不能起洵神情開朗目瑩如電望之者疑為神仙中人為文奮筆揮洒從橫奇變若紛錯而有條理每以李太白自擬當世亦以是許之僑居濟南有湖山花竹之勝

作亭曰天心水面文宗嘗勅虞集製文以記之尤善書
自篆隸草真皆精詣為世所珍愛有文集四十卷

蘇天爵字伯修真定人父志道歷官嶺北行省郎中和
琳大饑救荒有惠政天爵由國學生公試名在第一授
州判官泰定元年擢應奉翰林文字至順元年預修武宗

實錄

按張溥名臣奏議載天爵在史局時有請修諸臣
列傳疏言守令之賢績隱逸之著述及奸臣賊子

之事宜並登於書以垂法戒
以事不果行故史傳不載

二年擢江南行臺御史明

年慮囚湖北湖北地僻遠天爵冒瘴毒徧歷其地囚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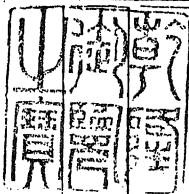
言冤狀者輒為之太息每事詳究雖暑夜猶篝燈治文書不倦元統元年入為監察御史在官四閱月疏凡四十五上朝廷政令閭閻幽隱其關乎大體繫乎得失者知無不言明年預修文宗實錄遷翰林待制尋除中書右司都事兼經筵參贊官順帝至元六年遷吏部尚書參議中書省事是時朝廷更立宰相庶務多所弛張天爵言無顧忌夙夜謀畫須髮盡白至正四年由陝西行臺侍御史召為集賢侍講學士兼國子祭酒天爵自以起

家諸生進為師長端已悉心以範學者明年奉使宣撫
京畿究民所疾苦察吏之姦貪其興除者七百八十三事
其糾劾者九百四十九人以忤時相意竟坐不稱職罷
歸七年天子察其誣乃復起為江浙行省參知政事九
年改大都路都總管以疾歸俄起為兩浙都轉鹽運使
十二年妖寇自淮右蔓延江東詔仍江浙參政總兵饒
信間克復一路六縣以病卒于軍中天爵為學博而知
要長於紀載嘗著國朝名臣事畧十五卷文類七十

卷其為文平易溫厚成一家言詩尤得古法有詩藁七
卷文藁三十卷松廳章疏五卷春風亭筆記二卷時中
原前輩凋謝殆盡天爵獨身任一代文獻之寄討論講

辨雖老不倦學者因其所居稱為滋溪先生

宋本有滋
溪書堂記



欽定續通志卷四百九十三